

魯迅語錄

舒士心編

魯迅語錄

(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)

實價 一元

編者：舒士心
發行人：魯迅出版社
經銷者：賞松林

——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版——



魯迅先生
自傳

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。父親是讀書的；母親姓磨，鄉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。聽人說，在我幼小時候，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，並不很愁生計。但到我十三歲時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，幾乎什麼也

沒有了，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，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。我於是決心回家，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，約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；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，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，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，——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。

其時我是十八歲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水師學堂了，分在機關科。大約過了半年，我又走出，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，畢業之後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。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，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，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。我於是進了仙台 (Sendai) 醫學專門學校，學了兩年。這時正值俄日戰爭，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，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，還應該有較爲廣大的運動……先提倡文藝，我便棄了學籍，再到東京，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，但都陸續失敗了。我又想往德國去，也失敗了，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，我便回到中國來了。這時我是二十九歲。

我一回國，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

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，第三年又走出。沒有地方可去，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輯員，到底被拒絕了。但革命也就發生，紹興光復後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，移入北京，兼做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。到一九二六年，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，說我不好，要捕拿我，我便因了朋友林語堂的幫助，逃到廈門大學做教授，十二月走出，到廣東，做了中山大學教授，四月辭職，九月出廣東，一直住在上海。

我在留學時候，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。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，因了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，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。這時纔用『魯迅』的筆名(Pen-name)。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評。現在彙訂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：吶喊，彷徨。一本論文，一本回憶記，一本散文詩，四本短評，別的除翻譯不計外，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，和一本編定的斬宋傳奇集。

一九三〇五月十六日。

編次

魯迅先生自傳……………一

魯迅先生語錄

(1) 道德、思想、文化……………一

(2) 解放、改革、反抗……………二七

(3) 文學與藝術……………六一

(4) 給青年的話……………九五

(5) 其他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附錄

(1) 魯迅先生年譜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(2) 魯迅先生譯著書目……………一六六

(1)

道德、思想、文化

☆道德這事，必須普遍，人人應做，人人能行，又於自他兩利，纔有存在的價值。（墳我之節烈觀）

☆食慾是保存自己，保存現在生命的事；性慾是保存後裔，保存永久生命的事。飲食並非罪惡，並非不淨；性交也就並非罪惡，並非不淨。飲食的結果，養活了自己，對於自己沒有恩；性交的結果，生出子女，對於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。（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）

☆凡動物較高等的，對於幼稚，除了養育保護以外，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。例如飛禽便教飛翔，鸞獸便教搏擊。人類更高幾等，便也有願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。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」，當然是曲說，是退嬰的病根。（同上）

☆往昔歐人對於孩子的誤解，是以爲成人的預備，中國人的誤解，是以爲縮小的成人。直到近來，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，纔知孩子的世界，與成人截然不同（同上）

☆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，修史時候設些什麼「漢族發祥時代」「漢族發達時代」「漢族中興時代」的好題目，好意誠然可感的，但措辭太繞彎子了。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：一、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；二、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。（墳燈下漫筆）

☆所謂中國的文明者，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謂中國者；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。（同上）

☆自古以來的文人，萬事閉着眼睛，聊以自欺，而且欺人，那方法是：瞞和騙。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，瞞不下，如關羽岳飛的被殺，便只好別設騙局了。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。定命不可逃，而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，所以殺人者不足責，被殺者也不足悲，冥冥中自有安排。（墳論睜了眼看）

☆中國人不敢正視各方面，用瞞和騙，造出奇妙的逃路來，而自以為正路。在這路上，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，而又巧滑。（同上）

☆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「仁義道德」幾個字。仔細看了半夜，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着兩個字「喫人」！（吶喊狂人日記）

☆喫人的人豈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，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，將來喫了我，不但太平無事，怕還會有人見情。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，正是這方法，這是他們的老譜！（同上）

☆什麼叫「國粹」？照字面看來，必是一國獨有，他國所無的事物了。換一句話，便是特別的東西。但特別未必定是好，何以應該保存？譬如一個人，臉上長了一個瘤，額上腫出一顆瘡，的確是與衆不同，顯出他特別的樣，可以算他的「粹」。然而據我看來，還不如將這「粹」割去了，同別人一樣的好。（熱風隨感三十五）

☆中國人向來自大。祇可惜沒有「個人的自大」，都是「合羣的愛國的自大」。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。（熱風隨感三十八）

☆「個人的自大」，就是獨異，是對庸衆宣戰。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，這種自大的人，大抵有幾分天才。一切新思想，多從他們出來，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，也從他們發端。「合羣的自大」，「愛國的自大」，是黨同伐異，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；至於對別國的文化宣戰，卻尙在其次。（同上）

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，有講道學的儒生，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，有靜坐煉丹的仙人，也有打臉打把子的遊子。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「人」，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，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。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，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，竟至百無一免。卽是同梅毒一樣，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，肉體上的病，既可醫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，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。這藥原來也已發明，就是「科學」一味。祇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，不要又打着「祖傳老病」的號旗來反對喫藥，中國的昏亂病，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。（同上）

☆試看中國的社會裏，喫人，劫掠，殘殺，人身賣買，生殖器崇拜，靈學，一夫多妻，凡有所謂國粹，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（？）恰合。（熱風隨感四十二）

☆做了人想成仙，生在地上想上天；明明是現代人，吸着現在的空氣，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，僵死的語言，侮蔑現在，這都是「現在的屠殺者」。殺了「現在」，也便殺了「將來」。（熱風隨感五十七）

☆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

國女人的姓名：加些草頭，女旁，絲旁。不是「思黛兒」，就是「雪琳娜」。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，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，卻和中國一樣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，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，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蘆，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，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，特別寫成妥嫗絲苔也。

（華蓋集咬文嚼字）

☆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介紹世界文字的文人，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：

Gogol 姓郭·Wilde 姓干·D'Annunzio 姓段，一姓唐·Holz 姓何·Gorky 姓高·Galsworthy 也姓高，假使他談到 Gorky，大概是稱他「吾家 Rky」的了。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。（同上）

☆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：鬪才胡同，迺茲府，丞相胡同，協資廟，高義伯胡同，貴人關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據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繩匠胡同，蠟子廟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關。字面雖然改了，涵義還依舊。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爲「努理」，或是「努禮」，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，不必再愁什麼了。（同上）

☆康聖人主張跪拜，以爲「否則要此膝何用」。走時的腿的動作，固然不易看得分明，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，則不可非聖人之疏於格物也。身中間頸頸最細，古人則於此斫之，臀肉最肥，古人則於此打之，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，後人之愛不忍釋，實非無因。（華蓋集忽然想到）

☆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，指示着將來的命運，只因爲塗飾太厚，廢話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。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見點點的碎影。但如看野史和雜記，可更容易了然了，因爲他們究竟不必擺史官的架子。（同上）

☆先生的信上說：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而最普通的，第一就是聽天任命，第二就是中庸。我以爲這兩種態度的根柢，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，其實乃是卑怯。遇見強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「中庸」這些話來粉飾，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，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「多數」作他護符的時候，多是凶殘橫恣，宛然一個暴君，做事並不中庸；待到滿口「中庸」時，乃是勢力已失，早非「中庸」不可的時候了。一到全敗，則又有「命運」來做話柄，縱爲奴隸，也處之泰然，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。這些現象，實在可以使中國敗亡，無論有沒外敵。要救正這些，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。（華蓋集通訊）

☆只有幾個胡塗透頂的笨牛，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。而且這樣的脚色，也不屑和他們討論。他們雖然什麼經，什麼古，實在不過是空嚷嚷。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，子思，孟軻，朱熹，秦檜（他是狀元），王守仁，徐世昌，曹錕；古可是要復到像清（即所謂「本朝」），元，金，唐，漢，禹湯文武周公，無懷氏，葛天氏？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。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至曹錕爲人怎樣，「本朝」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；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，自不免嗡嗡地叫。（華蓋集十四年的「讀經」）

☆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，引起若干議論的，大概是閩人。閩人決不是笨牛，否則，他早已伏處牖下，老死田間了。現在豈不是正值「人心不古」的時候嗎？則其所以得閩之道，居然可知。他們的主張，是所謂別有用意；反對者們以爲他眞相信讀經可以救國，眞是「謬以千里」了！（同上）

☆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，古書實在太多，倘不是笨牛，讀一點就可以知道，怎樣敷衍，偷生，獻媚，弄權，自私，然而能夠假借大義，竊取美名。（同上）

☆記得提倡白話那時，受了許多謠諑誣謗，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，就有些人改口說：然而不讀古書，白話是做不好的。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，但也不能不嘲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。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：新起的思想，就是「異端」，必須殲滅的，待到牠奮鬥之後，自己站住了，這才尋出牠原來與「聖教同源」；外來的事物，都要「用夷變夏」，必須排除的，但待到這「夷」入主中夏，却考訂出來了，原來連這「夷」也還是黃帝的子孫。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？無論什麼，在我們的「古」裏竟無不包函了！（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）

☆愈是無聊賴，沒出息的颜色，愈想長壽，愈想不朽，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，愈要占據別人的心，愈善於擺臭架子。但是，似乎「下意識」裏，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，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「古」一口咬住，希圖做着腸子裏的寄生蟲，一同傳世。（同

上)

☆菲薄古書者，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，這是的確的。因為洞知弊病，能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」，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，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爲深知，最爲痛切一般。但即使「束髮小生」，也何至於說，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，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。（同上）

☆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「新文化」說，「二桃殺三士」怎樣好，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便怎樣壞，而歸結到新文化之「是亦不可已乎？」是亦大可以已者也！「二桃殺三士」並非僻典，舊文化書中常見的。但既然是「誰能爲此謀？相國齊晏子。」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。晏子春秋現在有上海石印本，容易入手的了，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。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，以勇力搏虎聞，晏子過而趨，三子者不起，「於是晏老先生以爲無禮，和景公說，要除去他們了。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三個桃子，說道，「你三位就照着功勞喫桃罷」。呵，這可就鬧起來了。後來公孫接田開疆自愧功不如古冶子，自殺了；古冶子不願獨生，也自殺了；於是乎就成了「二桃殺三士。」我們雖然不知道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，但既然書上說是「以勇力鬥」，便不能說他們是「讀書人」。倘使梁父吟說是「二桃殺三勇士」，自然更可以了，然，可惜那是五言詩，不能增字，所以不得不作「二桃殺三士」，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

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，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」（華蓋集續編再來一次）

☆我雖然未曾在「孤桐先生」門下鑽，沒有看見滿桌滿牀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，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「文言」，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，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，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，其實倒是懂得的。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，便成爲改革者；懂得而不說，反要利用以欺騙別人的，便成爲「孤桐先生」及其「之徒」。他的保護文言，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。（同上）

☆我所遇見的外國人，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da 的影響，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，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「體面」或「面子」。但我覺得，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，而且應用了，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，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，還要取得上等「支那人」的好感情。這時須連「支那人」三個字也不說，代以「華人」，因爲這也是關於「華人」的體面的。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，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「郵政局」的，後來外人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，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，不幾天，都一律改了「郵務局」了。外國人管理一點郵「務」，實在和內「政」不相干，這一齣戲就一贏唱到現在。（同上）

☆向來，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治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，卽是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，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。什麼保存國故，什麼振興道德，什麼維持

公理，什麼整頓學風……心裏可真是這樣想？一做戲，則前臺的架子，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。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，只要做得像，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，於是這齣戲就下去了；有誰來揭穿的，他們反以爲掃興（同上）

☆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「虛無黨」三個字，便嚇得屁滾尿流，不下於現在之所謂「赤化」。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「黨」；只是「虛無主義者」或「虛無思想者」却是有的，是都介涅夫（I. Turgenev）給創立出來的名目。指不精神，不信宗教，否認一切傳統和權威，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。但是，這樣的人物，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。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，至少是上等人，他們的對於神，宗教，傳統的權威，是「信」和「從」呢，還是「怕」和「利用」？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，毫無特操，是什麼也不信從的，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。要尋虛無黨，在中國實在很不少；和俄國的不同處所，只在他們這麼想，便這麼說，這麼做，我們的却雖然這麼想，却是那麼說，在後臺這麼做，到前臺又那麼做……將這種特別人物，另稱爲「做戲的虛無黨」或「體面的虛無黨」以示區別罷，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。（同上）

☆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却太可怕。他先是爲社會做事，社會倒迫害他，甚而至於要殺害他，他於是一變而爲向社會復讎了，一切是仇讎，一切都破壞。中國這樣的破壞一切的人還不是有，大約也不會有的，我也並不希望其有。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，